

责任编辑:柳红霞  
美术编辑:熊晓程荆州日报社  
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办  
荆州市作家协会

## 寻味荆州

## 等一碗早堂面

□ 陈白云

荆州人过早,大多从一碗早堂面开始。吃面前,需要“对密码”。这些讲究,以及令人食指大动的“切口”,体现了人们对一碗面条的极致追求。其制作标准,仿佛与这座历史悠久、韵味无穷的古城暗暗契合。

如果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的沙市,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度过双休的一天:一早去熟悉的面馆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早堂面,下午到胜利街的“杜公巷”走一走,寻觅杜甫的足迹,吃一碗杜甫元子(现在叫豆腐元子,把大米磨成粉做成米元子),晚上去长江边听“楚乐”。

说到楚乐,其与一碗面的精妙还真有不少共通之处。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,楚乐时而气势恢宏,时而凝重深远,有点像做一碗面。楚乐中,以《楚辞》为魂,伴以楚舞、楚歌,运用楚国古老的文学样式、方言声韵和风水物产,展示山川风物、地域文化,讲述楚人的爱国情怀与高洁品格。各个阶段如何开始,如何结束,又各有标准。一碗面条也是如此,首先弄好浇头,懂得创新的老板,浇头中又有细分,如大骨汤,要放五花;鲫鱼浇头,离不了萝卜……

很多时候,我怀着期待之心来到那条石板街,店面不起眼,简简单单,似乡间小屋。老板娘将你领到靠窗的老位子,尽管桌面纤尘不染,但她手中的毛巾似一只展翅高飞的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在你即将要坐下时,做了一个拂尘的动作。虽然她心中没有“舞”,但她宽大的衣袖在我眼前,分明是楚乐中的水袖翻飞。

坐下后,老板娘开了腔:“老吃客来啦!骨头汤加萝卜汤双浇,面要粗面,肉要鸡丝,再加一块鱼糕、两个鹌鹑蛋!”……好似清朝末年的切口,一连串有节奏的唱调在店里轻舞飞扬,吃客们脸上全是惬意的表情,等待也变为享受。后厨的下面师傅,已经收到这个特殊的“信号”。只见他心一笑,双手好似安了螺旋桨,30秒内,一碗符合客人要求的面就稳稳当当地落到了食客面前。

细心的面馆老板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,慢慢悟到了客人的心思。于是,一种在传递信息和保护客人隐私中取得平衡的面馆语言诞生了:吃面的时候汤要少,就叫宽汤,汤要少,就叫紧汤;浇头不要和面放在一起,用另外的碟子装,就叫过桥;大蒜叶多放点,就叫重青,不放叫免青,等等,就好像给客人的需求加了“密”。既给客人面子,又显得与众不同,也多了一层含蓄的意思。

当然,这在荆州很少见,只有那些从苏州过来的老板才会这么讲究。这是一道风景,油盐酱醋里烹着千年吴韵,碗碟杯箸间盛着世道人心。

荆州本地人吃早堂面,像牛骨头躺进大铁锅里,直来直去,不遮遮掩掩,在一碟泡菜的陪伴下,几筷子下去,就见了底,连汤都不剩。老话讲,“唱戏的腔,厨子的汤”,原以为只是说火候,而荆州作家却将熬汤写成一种修行:白菜一包,五味一放,以大骨为中流砥柱,武火猛攻两个时辰,再捞出糟粕,剩下能映出人影的精华。再以三个时辰的细火慢熬,熬到最后成为一汪清泉。这哪是在炖汤,分明是拿光阴当柴,拿等待当火,把浮躁焦虑都熬成了一口香。

吃完面,朝阳已染透窗棂,茶壶又摆了过来。忽然惊觉,这哪里是吃面,分明是以筷作笔,以汤为墨,在青花瓷碗上挥就的《早堂面赋》。笔下的荆州味道,早超越了舌尖的欢喜。那些在柴米油盐里长出的诗,在杯盘碗盏间散出的词,分明在说:活着就是一种流动的雅集,既要懂得细品当下的鲜,也要学会期待明天的甜。

茶凉了,筷子停下。厨房隐隐约约飘来藕汤的香味,忽然想到:美不仅属于远方,我们每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活片段也充满着力量,充满着方方正正的诗意……把日子过成了楚韵,一针一线都藏着三国故事。

此刻的朝晖里,不知有多少双手正在淘米洗菜,多少双眼正望着灶火出神。这些琐碎的日常,汇成生活的“汤底”,而面条是“时间”,就成了一碗面。

早堂面,面要劲道,汤要醇厚。一只碗里数十根面,一筷子挑不完,这就是“浓”。是汤成全了面,还是面成全了汤,已经不重要了。

几年前,外地的作家朋友吃了一次荆州早堂面,舌尖和胃就被彻底征服。他说刚出道时,没名气,退稿多,囊中羞涩,便拼命写作。如果哪天写得顺畅,或者有大作发表,他一定要到街上找面吃,吃上两大碗,犒劳自己。后来获了大奖,主办方招待吃西餐,结果他说要吃面。每到一地采风,他都找面馆吃面。有一天,他打电话,我兄弟,还是荆州的早堂面好吃啊,让人念念不忘。

想一碗面,吃一碗面,愿意等很久。这座古城有了面,更加活色生香了。面里不只有面。



荆州早堂面。

## 生活感悟

## 方寸烟火

□ 李雷丽

手机是妈妈形影不离的挚友,她早习惯了将我成长中的珍贵瞬间悄然存储其中。

闲暇之余整理妈妈的保险柜,我发现一本相册,首页那张泛黄的老照片,开启了我记忆的闸门。那天我健步如飞,气愤不平地将妈妈甩在街后,久久未听见她的脚步声,行至拐角处我蓦然回首。妈妈见此,赶忙拿出手机,指尖轻触快门,生怕惊扰了这来之不易的瞬间。于是,嘟嘟瞪眼又带几分惊讶的我,定格在了妈妈的镜头中。我将目光停留在照片下妈妈那褪色的字迹上:“感受到女儿长大的瞬间,会对妈妈生气!”越往后翻,相册里好多照片在我脑海中都未有记忆,妈妈却偷偷珍藏了下来,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成长不仅是我对世界的探索,也是妈妈悄然守护的时间碎片。

高考前夜,我僵坐桌前,苦恼不已。忽然听到房门被打开,想是妈妈举着手机又来偷拍了。我余光瞥见她紧盯屏幕,蹑起脚尖,直到拖鞋与脚跟间有了五厘米的空隙,才满意地按下快门。“咔嚓”,寂静的夜里,声音被放大,我的侧影,被她小心翼翼地珍藏。高考结束,妈妈送我的视频里,一张张照片见证了每日的愁闷与舒畅,把我的成长瞬间,一帧帧串联。那些偷拍的片段,像一颗颗星星,点缀着我的夜空。那是妈妈为我采集的最闪亮的星芒,也是我迎风奔跑时,永不褪色的勇气。

离家前两天,我见妈妈在沙发上紧盯手机屏幕,心生好奇,悄然无声地绕到妈妈身后:原来她在翻看摄像头里存储下的视频。看到心动瞬间,她马上暂停、截图,一张张有意义的照片就这样被定格,客厅里的截屏声不绝于耳。随后她细细挑选时,一张张移到手机相册里“温情瞬间”文件夹,为这份宝藏加上一层“密码”保护层,这才安心。最后她呢喃着说:见不着女儿时,我还能在这里头翻看她的踪迹。原来那些被遗忘下的“温情瞬间”,于妈妈而言,不仅是我成长的印记,也是女儿不在身边时她可以反复回看的慰藉。

那些平凡的“温情瞬间”,如同夜里微弱的荧光,但在妈妈的世界里却能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海。如同冬日里的炉火,驱散寒冷,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安心。

昨天上午,我正盯着电脑屏幕核对数据时,手机忽然嗡嗡作响。妈妈又打来视频电话,我压下心里的不耐烦,接了起来。

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抱怨:“你看你爸又因为吃东西跟我吵!他空腹血糖都6.9了,还吃那么多甜食!我让他少吃点,他还和我发脾气!”我看着她屏幕上她皱紧的眉头,不耐烦地说:“你就少操心吧!总盯着别人不累吗?”听完,她就挂了电话。等到中午,我从工作中抽身出来,看到妈妈发来的信息,她似乎意识到不应该打扰我的工作,连连道歉。这时,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奈。

直到周末,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妈妈家,才读懂了那些抱怨背后的深意。刚一进门,就看到妈妈在厨房忙碌。忽然一阵轻轻的咳嗽声,打破了厨房的宁静,那是她的身体在抗议——慢阻肺已经让她不能再承受这些劳累。尽管如此,家里的一切妈妈还是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吃饭时,妈妈一边给孩子夹菜,一边唠叨着:“唉,你这炒个菜就喘不上气。你爸又什么都不做!一点忙也帮不上!”我夹菜的手微微一顿,成家后才明白,原来这看似简单的“一日三餐,干净整洁”,背后是妈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。而这付出,常常被一句轻飘飘的“女人做家务是天经地义”所掩盖。

记忆深处,妈妈在我高中时期就失业了,为了贴补家用,她开始推着三轮车卖菜。凌晨三点的城市还陷在一片黑暗中,妈妈就开始采购食材了。有次我陪她遇到一个大陡坡,看到她咬着牙蹬紧车把手,身体前倾,几乎与地面平行,双腿用力地蹬着车。我赶紧上前帮忙,却被她一声呵斥:“你别管!这车你推不动!”她的语调因为用力显得几分急促。我在后面听见她低声嘟囔:“你爸就知道抱着他的书本清高,面子能值几个钱?!还不是得靠我卖饭挣钱!要不然,他那点工资够干什么!”我看着她那在黑暗中奋力前行的背影,鼻尖忽然酸涩。回到家,妈妈顾不上休息,便开始忙活着准备中午要售卖的饭菜。她弯着腰,当当地切着菜,即便是寒冷的冬季,额头的汗珠却依然顺着她的脸庞滑落。

此刻我凝望着妈妈全白的头发,我终于懂得那些习以为常的抱怨,其实是妈妈默默的付出。我用并不宽厚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片无忧的天空,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少了几分艰辛。

母亲手上皴裂的伤口,愈合的时候,泛着粉红色的新皮肤,像初春枝头绽开的点点花苞。这些被盐粒反反复复咬噬出的沟壑,是腌制腊鱼留下的印记。每当看到那些凝结在伤口上的盐渍,我总能触摸到时光深处母亲无声的守护。

前不久,晨曦未至,我还在酣睡,厨房间忽然传来“噔一噔一噔”的钝响。我心头一紧——准是母亲又在剁鱼块了!我赶忙大声嚷道:“非要跪到出手出血才痛快吗!”母亲呆怔了一下,眼里闪过一丝黯然。待到日影西斜,厨房的灯又亮了,隔着氤氲的水汽,母亲佝偻的背几乎要做进案板里。盐粒在她指间簌簌坠落,皴裂的伤口在月光下绽着血丝,每当盐粒滚进交错的伤疤里,她眉间便蹙起几道山峦,又在某个屏息的刹那,被眼角的皱纹慢慢熨平。我望着她的背影,心里酸酸的。

经过几轮搬运、晾晒,腊鱼终于做好了。母亲哼着小调,将腊味揀出了两捆,开裂的手指头拿起又放下,似乎在确认些什么,“大妹喜谈,这些是减盐的,二妹嗜辣……”快速发出第三天,家族群消息叮咚作响。大妹家女儿啃鱼骨的咔嚓声穿透屏幕,油亮汤汁沾满小姑娘的腮帮;二妹晒出了腊鱼的空盘,几颗红椒碎还倔强地扒在瓷釉上。母亲不断上划屏幕,每张图都要放大反复端详。玻璃茶几的倒影中,一双手就像老树皮,粗糙裂卡在裂缝里,结成了硬痂,和着钻进来的辣气,这会儿全变成针扎似的刺痛,在指尖尖儿一跳一跳的。

晚饭时,母亲拨来鱼肚到我碗里,我细细咀嚼,唇齿间弥漫着咸香。“今年的腊鱼味道一绝哦”,母亲慈爱地望向我,将青瓷盘推往我面前:“今年气温适宜,才腌得恰到好处。”她眼角的皱纹突然皱了皱,像是被记忆里的烟火气熏着了,“俩妹妹总说老爷子走了就断了这口滋味,可人走了,味道总要续上。”母亲声音突然发涩,喉头滚动了几下,“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的手,但我守着这滋味,就像你外公守着我们一样”。记忆里外公的厨房总在蒸腾的白汽里漫出腥咸,布满冻疮的手将粗盐一点点揉进鱼皮里。恍惚间,米粒变得有些咸涩,我连忙把头埋进碗里。

原来有些味道注定要在伤口里发酵,那些潜伏在盐粒里的刺痛,原是最温柔的痛,裹着永远不会化开的春天。

## 白发里的岁月

□ 刘海薇

## 舌尖上的春天

□ 陈碧玉

当舌尖和一盆盆春菜邂逅时,我便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人间美味中,无法自拔。

首先是一盆绿油油的水芹菜。和朋友去踏青时,一丛丛水芹菜吸引了我的目光,它们旁若无人地站在一处汨汨流淌的山泉旁,根茎细长细长,叶片纤细伶俐,有着隐蔽而惊艳的美。

拨开草丛,我循着香气找到了它。这么水灵灵的野菜,怎能辜负?一回家,我赶紧清洗干净它身上的污泥,一根一根地掐断——母亲说,这样的水芹菜最好吃,刀腥味会破坏它的美味。

火要猛,待油花滋滋地冒着香味时,水芹菜便乖乖地挤在一起,浓郁辛香瞬间释放,即使经过一番烈油煎炒,水芹菜依然绿得诱人,脆嫩嫩嫩,一入口,仿佛听到山泉与流泉的合奏,绵柔细腻,余味悠长。

踏青路上,还体验了采摘蘑菇的快乐。要找到蘑菇并不容易,它们个头不高,或隐身于低矮的草丛中,或藏在潮湿的草丛中,不留神,就可能和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失之交臂,它们撑着肉肉的小伞,趁着一场春雨,调皮地,一个个钻出来。整个上午,我们低着头,弯着腰,细细寻觅,累得腰酸背痛,才采摘到二十多颗。

蘑菇长得娇小玲珑,全身沾着泥土、草屑,清洗时,得加倍小心,它肉肉的小身体,经不起揉搓,很快便可见淡淡“伤痕”,母亲极为心疼,埋怨我们:“小心哟……”

蘑菇可烹炒可做汤,新鲜瘦肉是它最好的搭配,肉香伴着蘑菇的醇厚韵味,爽滑、鲜嫩,口感极佳,一时间成为餐桌上的宠儿,人们一边品尝它们的美味,一边感受春天的美好——谁说不是这样呢,唯有春雨的细腻滋润,唯有春风的轻柔安抚,蘑菇才一点点积蓄能量,一点点地滋润人们的味蕾。

朋友们春心大发,纷纷掏出自家的拿手好菜,于是,一盆盆春菜陆续端上来,韭菜、艾草果、藜蒿……它们满含春日的清香、春水的柔韧、春风的缠绵、春阳的力量……迎着春光,品着春色,任由绿肥红瘦穿肠而过,让从寒冬熬过来的我们全身舒坦,生气蓬勃。

一盆竹笋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。剥竹笋是一个技术活,那层一层的坚硬外衣,似乎怎么也剥不完;而吃竹笋则成为一种享受,你也可以直接水煮,也可以爆炒。这次,五花肉成为竹笋的好伙伴,随着火势渐猛,油汁很快被竹笋吸收,佐以大蒜,放入几棵红红的辣椒,一股脆香,就这样,咋咋呼呼、毫不做作地扑面而来,只那么一小片,舌尖和牙齿已亲密接触到这光阴里最为芬芳的时蔬了。

当味蕾被抚慰得温暖熨帖时,眺望远处的蓝瓦白墙,遥听鸡鸣犬吠,悠然自得中飘拂着淡淡的乡愁,我想,抚慰每一个游子心灵的,何止是春天的美食,更有那溢满大地的脉脉温情。

## 梅花,梅花

□ 罗鑫

被你馥郁的芳名牵引  
我被逗在柔软的腹地  
清凉的晨雾让沙土  
渗出盐水

也许你正在我的对面  
只是缺少  
一个庄重的叩拜  
我不想躺着清醒,站着懵懂  
幽深苍老的石缝  
快快长出清瘦、峻拔的一棵  
让我在你清芬的枝头  
开成一朵如血夕阳

确信沿着你悠远的足迹  
一路虔诚祈祷

## 心情随笔

## 一半烟火,一半浪漫

□ 小珂

傍晚,忙完工作和生活琐事,踩上三轮车,支起电烤炉,我就在繁华的夜市里张罗起了我的烤红薯营生……

虽然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挣点小钱,但每天生火、出摊,忙到收摊,递人红薯,手留香,我也干得很起劲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不远处又多了几家卖烤红薯的摊位。那位老板和我卖的烤红薯没啥两样,可他随身携带的喇叭却一遍遍地循环吆喝:“热乎的烤红薯,倍儿甜!不好吃,不要钱!”这魔性的叫卖声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没过多久,我小摊的生意就冷清了许多。

那天晚上,我见摊前没什么客人,早早地就收了摊。走在回家路上,我却被一抹奇异的风景惊艳了:在夜市的另一个角落,一位卖烤串的大婶竟在她的摊位前跳起了劲爆的蒙古舞。她的舞姿时而豪迈奔放,时而轻盈跃动,刚柔并济之间,尽显飒爽英姿。这一幕引得围观的人拍手叫绝,也给她们的烧烤摊聚集了不少人气。当晚,她家的“蒙古大肉串”卖得很火。我也挤进人群买了几串,吃出了接地气的烟火味。大家都认为大婶是为了博眼球、增销量才“当街炫技”。可后来,她却笑着说:“出摊是生活,舞蹈是热爱。一半烟火,一半浪漫,日子才有滋味有味!”

回到家后,我趁兴拿起我的小提琴,拉起了一首欢快的曲子。平日里,无论我愉悦或

烦躁时,拉小提琴都能帮我释放压力和情绪,快乐也随之而来,但我都是安上弱音器,避开邻居们休息的时间,小心翼翼地拉琴。想到夜已深,短暂地尽兴过后,我便收起了小提琴。可余音在我的脑中并未散去。接着,我带着这份喜悦,到网上翻看各种新式烤红薯的做法,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灵感……

几日后,我再次出摊时,就将小摊的面貌焕然一新了:除了售卖常规的烤红薯,我还兼售加有各种芋圆麻薯、肉松芝士或水果小料的花式烤红薯。没有用大喇叭吆喝叫卖,只想用自己的小提琴演奏给人不一样的感受。让他们在舒缓的音乐中卸下一天的疲惫,然后关注我的摊位,静享美好“食光”。

这本只是我心血来潮的构想,可没想到尝试后竟然奏效了。很多路人真的被我的演奏吸引,在我的摊前驻足、观摩,还连买多个烤红薯品种。有的顾客购买后,还拿着各式烤红薯与我亲切合影,说这是繁忙生活中“最治愈”的美食。

没过多久,我小摊的生意也在“一半烟火,一半浪漫”中被带火了。但我想,我和那位“烤串大婶”一样,都是因为把爱化在了寻常烟火中,营造出了生活明朗、万物可爱的氛围,我们的生意才能红火。我们卖的不仅是小吃,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情话。

## 断桥处,星辉满肩

□ 付令

如今的社交软件就像一座桥梁,让时空不再是障碍。然而,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——删除好友。这个动作,或许出于顿悟,或许出于避免自我伤害,甚至是,生死离别的无奈。

在人生旅途中,曾有一些人令我们眼前一亮。我们都曾是那个渴望被理解、被接纳、被爱的孩子。然而,现实往往并不如我们愿,有时,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他人的冷漠、误解甚至伤害。当时间推移,带来的不再是其鸣和安慰,而是信任的破裂,以及无尽的困扰时,断裂也是一种回归,告别也为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曾经我们,都还年轻,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十几年的时间里,我们分享着梦想、快乐与鼓励。那时的我,相信着友情可以跨越时空的距离。然而,当曾经的友谊被现实的利益所考验,自己惊讶地发现,自己竟然成为了各种负面消息的焦点,谣言与构陷,像一把把锋利的刀。而这些消息的源头,竟然来自最不愿意设想的方位。某一天的察觉与顿悟,就像当头一棒,所有的不解,都化作了

深深的失望与愤怒。我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,轻轻地在微信中点击那个熟悉的头像,选择删除。

在时光河流中,我们不断成长,学会了用成熟和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周遭。我们开始明白,真正的幸福和满足,并不取决于外界的评价和认可,而是源于内心的平和与自足。于是,我们学会了放下,轻轻一点,足以让那些曾让我们纠结不已的人和事,成为过去。

生命终归脆弱。有时,删除好友,是因为那个曾经与我们共享欢笑与泪水的人,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微信头像,成了遗物,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好友列表里。留下,是对过往的怀念,激起对生命无常的感慨。删除,或许是对自己的温柔以待,让自己坚强前行。

删除微信好友,是一次心灵的抉择,对过去的告别,以及对未来的期许。我们感激曾经的美好,也感激曾经的伤痛,我们学会了成长,学会了释怀,学会了珍惜。指尖的告别,也许是一种遗憾,但更是一种释然。唯有这样,我们才能轻装上阵,去迎接更加精彩的明天。